

# 柬埔寨何以解除共黨套索

羅石圃

標榜中立，而以國土供作北越及越共軍庇護所的施亞努，在東人的反共怒吼聲中，被國會罷黜了元首的職位。一般認為在右派當權後之柬埔寨，再不會容許共黨武裝以其國土為侵略鄰邦的跳板，使越南、寮、泰各國的情勢將因此好轉。可是柬埔寨能否達成驅逐外來共軍出境的願望？並非單靠其本國上下主觀的要求和奮鬥所能成功；自由陣營與共產集團所可能造成的客觀形勢，乃具有決定性的因素。這一場有關整個中南半島安危的鬥爭；施亞努的下台，祇是第一個回合。今後的發展，要看美國的支持；及匪、俄、北越的對策。

## 一 柬共在反法鬥爭中一再失敗

發源於瀾滄江的湄公河，在流經緬、寮、泰境的上游，大都是怒濤奔騰，濁浪排空，既無舟楫之利，而每年夏秋之間，總難免泛濫成災，但流入柬埔寨境內，水勢和緩，聯結着面積三千方公里的洞里湖，使兩岸平疇，碧野千里，風景的優美與物產的豐饒，可以比並鶯飛草長魚米之鄉的江南。當九世紀至十二世紀的安哥王朝，其文治武功的彪炳，不能不歸功於土地的富饒

至安哥王朝衰落，柬埔寨遭受安南和暹羅兩鄰國的侵凌，其國土幾被瓜分殆盡。當法國統治期間，收回了被暹人所佔領的土地，與安南也彼此相安。經過極盛與極衰的教訓，使柬埔寨人民養成了知足而酷愛和平的精神，更弘揚了佛教的宗旨，這是柬共（赤吉蔑Khmer Rouge）難以挑撥起武裝鬥爭的因素之一。柬埔寨全國稻田面積計達一百廿萬公畝，自耕農佔百分之九十左右（註一），共黨在各國農村煽動佃農對地主仇恨的伎倆，在此亦無所用其技。這又是柬共難以發展組織——裹脅農民的另一因素。

二次大戰以後，法國殖民勢力捲土重來，越盟領導下的柬共，在其國內所能發生影響力的，僅能憑藉「驅逐法國殘餘力量，爭取柬埔寨獨立自由」的口號。但由於當時的年青國王施亞努，對法國要求解除殖民地的枷鎖呼聲，遮蓋了柬共的反法口號。尤其是他，不惜拋棄皇冠，逃脫法人在金邊所給他的牢籠，在國外奔走呼號，爭取到國際的同情支援，迫使法國不得不先予柬

埔寨以獨立地位後，使柬人對他在皇冠之下，又加上了民族英雄的外衣，東共所提出的「反封建」、「反殖民」口號，更加黯然失色。

在這一期間，柬共曾策動過宮庭政變，企圖由御林軍謀殺這位阻礙它赤化工作的國王，可是他從臥室逃到了守衛宮庭的國防軍營；親自指揮象隊將叛徒擊潰，又使柬共的詭計落空；柬共也曾採取過武裝暴力路線，但自「自由黨」首領沙文旺及張達朗率部投誠以後，以致柬共首腦山玉成倍為心腹的楊嗣祖，也不得不率部向政府投降。在議會鬥爭中，又以柬共陰謀洩露，使施亞努先發制人，一面宣佈解散國會；一面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將滲入政府中的十二名共黨份子逮捕下獄。至國會付予國王處理國政的全權三年一案通過後，柬共的議會鬥爭戰線便已全線崩潰（註二）。

柬埔寨在地理形勢上得天獨厚的，是與毛共控制的中國大陸以及北越均有鄰邦隔絕。所以到一九五四年越盟正規軍從寮南滲入柬埔寨境內的，不過兩營，北越已自動全部撤出。這已顯示國際共黨對柬埔寨的策略改採迂迴曲折路線。一九五五年，施亞努捐棄王位，組織「人民社會黨」從事競選，結果囊括了國會全部九十一個議席（註三），如果認為這是柬共隱蔽份子奉國際共黨之命，全力滲入該黨而使其操作勝券的結果，俾誘導他左傾而投入國際共黨的圈套，則對施亞努以後為共黨效力，方可得出比較合理的論斷。

## 二 共黨對施亞努所安排的圈套

施亞努與北平關係的開始，是在一九五五年四月於萬隆亞非會議期間，

由於周恩來對他一再的遊說，遂有一九五六年二月北平之行。可是他在這一年三月已告退王位，九月間方由競選而就任內閣總理。所以在萬隆亞非會議期間，他已並無權勢，何以由中共一手安排的亞非會議邀請及他？此或可解釋為邀請書發在他遜位之前，但由周恩來在萬隆一再對他「不惜唇舌，若非先已認定他必然在五個月後的大選獲勝，當不致如此垂青於這位已經遜位的國王」。

誠然，柬埔寨的王位，是他自動退讓而由其生父接任的，他仍是幕後的國王。可是這時柬埔寨的憲法經過修改後，大權完全操在內閣，此即施亞努自動讓出王位組黨競選爭奪內閣的原因。如果大選失敗，縱能操持宮庭，對國政亦毫無權力，中共自不會垂青於此種人物。若謂施亞努此時羽翼已成，頗有國政非彼莫屬的聲勢，而他新組的人民社會黨，尚在籌備階段，有國際背景的「柬埔寨共產黨」，和歷史悠久以王室貴族為主幹的「民主黨」，其聲勢均強於在籌組中的「人民社會黨」。這使我們不能不認為中越共在此一期間，已決定將柬共未暴露身份者滲入「人民社會黨」以包圍利用施亞努，使其在大選中獲得政權。已暴露身份的，仍以共產黨出面競選，用失敗而加強施亞努對共產黨並無足懼的信心，助長其與共產國家交往的勇氣。

各國共產黨對付既不能以力取，又無法「鬥臭」、「鬥垮」的政敵，一向是轉而採用捧的手段，投其所好以取得信任後，再誘導他偏向左轉，從而分化他的左右以製造分裂。尤其是對有狂熱的領袖如施亞努，先以大捧而使他們驕狂，由狂妄而走向瘋狂，到達此種程度，共黨便可玩弄他於股掌之上。施亞努由利用越盟在越南、寮國所發動的反法戰爭而向法國爭得了柬埔寨的提前獨立；又利用柬人對他視為民族英雄的崇拜心理而在戰場和議會鬥爭中擊敗了共黨，所以敢於退出王位而組黨競選，在此志得意滿的情況下，到一旦競選獲勝，自然更會增加一份驕狂，共黨認為這正是可以引導他走上狂妄之路的時機。

從施亞努於一九五五年出席萬隆會議開始，由他的言行，有很明顯的跡象可以看出共黨對他的利用。當時柬共及其同路人攻擊他親美外交，是出賣國家民族利益，同時把法國殖民者和日本軍閥的嘴臉都加在美國人的頭上。法國所給予柬人的痛苦他已身受過，而口口聲聲為柬人爭取獨立自由以驅逐法國勢力的日本軍閥，比法國的統治更加殘酷。他也領受過這另一外國統治者

的痛苦。共黨同路人把處處防範柬政府貪污的美援顧問比作法國殖民者和日本軍閥，這是使施亞努難免動心的，更覺得這是他的恥辱，於是勸他採取中立主義，挾共產集團聲勢以自重於美法等西方國家的獻策，便是正對準了他的心理的攻勢。當他從萬隆歸來，眼看到蘇卡諾等中立主義者的左右逢源，由親共反而受到了西方國家的重視，便已決定了他大選後政策的左轉。也說明共黨份子在他組黨的初期，即已潛伏在肘腋之下而發生了作用。

這位少年得意而好大喜功的王子，於爭得國家獨立後運用美援從事建設的時期，經常忘不了安哥王朝時代的盛況，而此一柬埔寨極盛時代形成的背景，正是中國唐末到五代內爭連年，無暇顧及安南與環王國互相攻伐，而雲南六昭爭雄，使一部份進入寮國、暹羅，引起寮國、暹國和羅國相爭不息，以致當時的真臘——今日的柬埔寨得以坐收漁利。所以共黨潛伏份子把越南、寮國、泰國遭受共黨侵略的戰禍，認為是柬埔寨坐大的時機，施亞努是衷心贊同的。對越南、寮、泰的戰禍，他首先探隔岸觀火的態度，並沒有唇亡齒寒的顧慮，便是共黨滲透在他左右的針對他這種心理而促成。不過這祇是對他的起步階段。

### 三 柬埔寨進入共黨圈套的經過

柬埔寨和泰國、越南在地理上的邊界糾纏不清，以及歷史上的恩怨傾訴不盡。一經挑撥，便很容易激起雙方人民的舊仇新恨，如果當政者不識大體，經常有導致戰爭的可能。共黨潛伏在施亞努左右的人，當然不會放棄此種有利於製造與泰國、越南關係惡化的題材。柬埔寨統治過泰國，泰國也征服過柬埔寨。泰柬接壤的暹羅，是泰國鄭王時代併入暹羅疆土的，至法越期間向泰國收回。但日軍侵據時代，又劃歸泰國，戰後又由法國收歸柬埔寨。此一壤地相接的邊界線，實難明確劃分，所以座落在此一地區的拍威限 (Prith Vihar) 古寺，兩國的爭執幾乎演成戰爭。若非泰國當政者顧全大局，訴於國際法庭，至柬方由於共產國際的支持而勝訴，泰國當局經過一再呼籲國人冷靜而服從裁定，但未放棄要求，則泰柬的戰爭即將因此而起。可是泰國的忍讓，仍未能阻止柬埔寨對泰國的斷絕邦交（註四）。

越南與柬埔寨之間，一經觸及邊界問題，柬人便會聯想起歷史上的仇恨。西貢附近的疆土，原是柬埔寨的一部份，至清代初年，安南始收留中國義

民到此開拓經營，越人的勢力也才南移到此。法越時期既未明確劃定越、柬邊界，兩國獨立以後，邊界爭端也隨着發生。當西貢政府不承認柬政府閉門自定的邊界線時，施亞努的舊仇新恨都同時併發，無時不企圖予以報復。對他心目中視爲最大仇敵的越南、泰國，由幸災樂禍的心理，演成了任憑國際共黨以其國境爲進攻越南支援泰共的跳板；由妬嫉美國大量支援他視爲敵國的鄰邦，乃演成了與美國斷交的舉措。

同湖北越部隊假道東邊的初期，正是柬埔寨與泰國、越南因邊界問題導致關係極度惡劣的時候。由於西貢和曼谷都是柬埔寨賴以輸出農產品的港口，兩國既均不滿施亞努的親共外交而處處與鄰邦爲敵，乃對其出口的糧食不予轉口輸運，使以米糧輸出爲大宗的柬埔寨，經濟大感恐慌。可是柬政府對農民生產的糧食，是統購統銷，定有保證價格，因而迫使政府所收購的糧食唯有存在倉庫裏發霉，財政因此更日益困難。北越部隊爲侵入越南而假道柬境，並偶然以其邊地爲庇護，但由於軍糧須仰賴於柬人以走私供應，農民既可獲得比政府收購的價格增加一倍，政府亦可因此減輕了必須收購而無法運銷的購糧經費（註五）。有此兩利，且可滿足他對關係惡化的鄰邦報復心理，因而對北越部隊在其邊境的活動，採取視若無睹的態度。

到北越軍及越共游擊隊在東邊的出入隨越戰升高而日益頻繁，右派人士向他不斷提示將造成引狼入室的後果時，他祇有向北平要求制止北越部隊侵入柬境。不料中共反而促使他與河內建交。由於北越既可因此承認其邊界，又可大量傾銷其農產品。因爲此一期間，柬埔寨的雲壤港口已由法國援助建築完成，由港口至金邊的公路，亦在美國援助下通車。當然，北越所購的糧食，大部份是就近供作其在越南的作戰部隊軍糧，更可就東邊接收，藉機整補，使柬埔寨更進一步成爲了北越軍的後方基地。由施亞努在金邊皇宮慰勞北越軍入柬渡假官兵，可見柬埔寨在越戰中對他們的消費收益亦大有可觀。

柬埔寨與北越建交是與雙方貿易協定同時簽訂的。在附約中包括通融北越軍入柬渡假及整補，及干涉內政，並保證不支持柬共，及越戰結束後迅即撤離等項（註六）。中共一方面聲明柬埔寨一旦遭受侵略，中共願予以全力支援它保全領土主權；一面允許援助兩萬人的軍事裝備，俾柬軍可以將舊裝備移交給地方自衛隊與民兵（註七）。但有附帶條件，在輸運軍裝裝備的同時，其援助越共的械彈合併入柬轉運。這對施亞努是增強了有武力可迫使

越共軍遵守諾言的信心，其實是借此掩護對越共的軍援，並可充份利用柬埔寨的運輸系統。這是施亞努被共黨利用的第二階段，已經完全投入了它安排的圈套而無法自拔了。

#### 四 推倒施亞努並不等於解除了共黨的套索

在一九六七年以前，施亞努左右的當權者，都是所謂左派份子。至印尼流產政變，與緬甸羣衆反毛共事件先後發生，施亞努遂大胆揭露毛共在東陰謀，指出軍經援既口惠而實不至，且以武器援助柬共及策動「文化大革命」。於是將兩親共部長撤職，解散柬中（共）友好協會，並聲言將撤回所有駐北平的使館人員。前年十月，且勒令親共的國務總理兼執政黨祕書長彭努德赴巴黎養病，將職務交予反共的副總理鄭興代理，以便與美國進行復交。去年一月十六日，施亞努就警方破獲毛共使館運用的華人商行，將械彈運交柬共一案，向記者揭露毛共支援柬共叛亂陰謀。接着改組政府，起用以反共著稱的龍諾將軍接任內閣總理（註八）。

一般認爲施亞努與北越建交，乃由於他相信河內必然會吞併越南。可是我們有理由認定他是一時錯誤投入了共黨的套索而無法解脫，並相信美軍必能從越南趕走越共。所以當美國宣佈越戰將以和談結束時，他反而要求美軍不可從東南亞撤退，接着與美國復交。他一方面對美軍轟炸越入柬境而提出抗議，同時也公開承認北越和越共軍侵駐柬境，並指出他們在柬境的駐地，聲明美空軍可以入柬境轟炸（註九）。去年八月，他在人民社會黨大會上，聲明將辭卸元首職位，並指出柬埔寨當前有經濟和柬共叛亂兩大危機。其實他正是爲了解決經濟危機，乃以國土借與越共出入而換取河內的貿易協定，及越共軍在柬的消費收入。誰知共黨乃藉貿易而使其港口成爲補給重地。

在柬境的所謂施亞努小徑，一端是由寮南的胡志明小徑所延伸，另一端則是由雲壤港而與之聯接。毛共和北越所運入的補給，固然是以越共軍爲主，柬共的補給也由此而來。據金邊報紙揭露，主管運輸及倉儲的王公要人，大都收受了越共的金錢賄賂，公然爲他們作儲運的服務（註十）。因此，我們不難看出共黨方面對柬埔寨的套索，一端拉在河內，一端則在柬境的柬共

和左派及接受賄賂的權勢人物手中；一條是武裝威脅的繩索，另一條則是經濟誘惑的繩索。由施亞努近年來的言行看，表面上是時左時右，實際上則處在共黨的套索下，企圖作解除的掙扎，但當他右轉時，國內外共黨將套索拉緊，迫使他無法不轉向左邊。去年八月間將辭去元首的聲明，今年赴巴黎養病，都可能是出於無法擺脫共黨的鎖枷所造成。

目前柬埔寨固然已將施亞努罷黜，以表示驅逐北越和越共部隊出境的決心；但這並不等於已解除了共黨所給予柬埔寨的套索，從此可以任憑新政府有選擇政策的自由。正如近年來施亞努大刀闊斧地撤除政府內親共份子一樣，他們雖一一地倒下去了，可是北越和越共軍依然佔據東境，與東共聯成一氣，並沒有因右派當權而有所斂跡。誠然，當前東人是反共怒濤澎湃，政府也已出動了部隊驅逐外來共軍，並得到了越南軍隊的合擊。不過柬埔寨的總兵力僅有三萬五千人，北越和越共軍在東人數擁有四萬至六萬之衆，加上東共武裝分佈在各地的大約千人，雙方兵力懸殊，東政府決不能靠本身的武力達成驅逐外軍出境的要求。

## 五 柬埔寨情勢的展望

鄰邦越南和泰國對柬埔寨成立新政府，都表示異常興奮，美國亦率先予以承認，但越泰兩國可能給予的助力不會太大，美國亦有愛莫能助的內在與外在困難。雖然就當前的形勢看，如果柬埔寨能夠轉向自由陣營，對越戰及整個中南半島的治亂可以發生決定性的作用，但越泰兩國都難以分兵入柬相助，縱有可能，柬政府亦不能引外國軍入境而驅逐另一枝外國軍。美國為國內情勢所迫，撤回越南戰場的軍隊尚唯恐不速，對已協防多年的寮國抵抗北越軍進侵尚畏首畏尾，尼克森政府安敢再裹入柬埔寨的地面戰爭。充其量，不過給予軍經援助和空中支援。

共黨國家的態度如何？河內既早已指出柬埔寨罷黜施亞努，是美國支使柬政府右派奪權，以便為其侵越戰爭效勞，它將協助柬人保衛領土主權，驅除美國僕從集團，這無異警告柬政府：如果傾向美方，它將以在柬的部隊聯合東共奪取政權。蘇俄既早已與河內同樣指摘美國干涉柬埔寨內政，毛共更認為美國哥倫比亞老鷹號輸運械彈的商船，由船員反叛而駛至柬埔寨海域，正可證實美國支使柬新政府早有預謀。

柬政府既不能以本身的武力驅出境內的共軍，如果借助外軍，立即會招致借地的北越和越共軍聯合東共攫奪政權。而且施亞努已陷身鐵幕，發表了以左翼武裝奪回政權的聲明，國際共黨對柬新政府的戰爭，更可以出之於內戰的形式。不過在北平發佈施亞努談話的同時，柬埔寨駐北平使館也通知金邊，表示擁護新政府而與施亞努斷絕關係，顯然也是出於毛共的授意。這表示柬埔寨新政府如果不接受自由國家出兵援助驅逐東共，它們也不至使用武力奪權，可以談判方式求得妥協。不過施亞努在它掌握之中，在談判時它又多了一注籌碼。

柬埔寨新政府對北越和越共在東部隊最低的要求如何？從龍諾總理所給予施亞努的信中透露：在要求增加兵力到十萬人（以後又聲明為一萬人），俾有實力迫使他們遵守諾言，可見並非要求越共軍撤出東境。這些要求，共方當然是可以商量的。如由莫斯科與北平保證遵守諾言，並分別援助軍事裝備，亦可能另接受一份美援，以顯示中立。這些讓步，都是可以預期的。東人最忿怒的，是北越和越共軍在柬征糧——以半價強購糧食，對此，河內當可應允照市價購買。因為共黨方面認為赤化柬埔寨的時機尚未成熟，使用武力，更不相宜，連已經用武力奪到半壁河山的寮國，共黨尚且主動要求和談，對柬埔寨自然要盡量避免用兵。

當然，施亞努倒台以後，柬新政府企圖走向自由，雖一時力不從心，但可以緩和對泰、寮、越南鄰邦的緊張關係。如撤除泰邊境的部隊轉用於對邊境越共，既可以使越南戰場的美越軍隊，再不面對以東邊為基地的敵人砲攻而不敢還擊，更可以使泰國在鄰接東境的部隊相對撤防，以轉用於清剿泰共。他如切斷施亞努小徑，不許利用雲壤港補給越南共軍，這都有助於此一地區防禦共黨侵略戰爭的。至於柬埔寨轉向自由陣營，並非由新政府及東人的主觀要求立即可以達成，必須逐步地解除共黨所給予的套索，還得要看看美國所能給予的支援程度。

註(一) 見陳以今著越南現勢。註(二)(三)(八) 請參閱本刊八卷九期拙著柬埔寨局勢的檢討與展望。註(四) 見南洋商報五十八年八月六日載特約通訊「柬埔寨邊界問題」。註(五)(七) 見五十五年一月十日出版的國際現勢週刊轉載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記者德士實地採訪以「共黨庇護所——柬埔寨邊界」為題一文。註(六) 見五十八年七月九日華盛頓郵報。註(九) 見五十八年三月七日合衆社曼谷電。註(十) 見本年三月十五日香港新島日報。